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陳煜

謄録監生臣施銑

管城碩記卷十六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三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集注曰棘賓商未詳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于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

按竹書紀年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又

夏后帝啓十年帝廵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蓋是時商為虞賔而夏啓棘于賔商因得舜九辯九歌是為九韶辯音遍變也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古辨與變通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五經音義曰辯或作變是也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郭注皆天帝樂名謬矣經言啓上三嬪于天者啓以黄帝堯舜之後為三賔上告于天而饗之其所奏九辯九

歌則於虞賓商鈞而得之如周禮嬪貢故書作賓是也又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于天非啓真上于天也以啓上于天得九辯九歌謬矣集注因漢郊祀志秦穆公夢見上帝而後世皆曰上天史記趙世家趙簡子夢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遂斷以棘為夢商為天因篆文相似而誤今以理度之賓為虞賓商為商鈞正有無煩改字者竹書少康元年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則啓之賓商棘可知矣

棘訓急音義同也洪慶善補注以商為契商則自於理碍矣

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集注曰傳云河伯化為白魚遊於水旁羿見䠶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亦妄言也

按竹書夏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歸藏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曰不吉河伯雒伯皆夏時諸侯書稱太康畋于洛表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所謂射河伯而妻雒嬪當在是時至河伯化為白魚而羿射之羿又夢與洛神交皆謬説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集注曰此節似又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巖墮死亦無明文

按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自鉏遷于窮石寒浞殺羿于桃梧遂代夏立為帝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此言阻窮者猶言阻險謂寒浞殺羿而阻有窮之國也晉書地理志曰濟南平壽古寒國寒

浞封此一統志萊州府濰縣東北有寒亭是浞自濰縣東北遷於河南之窮石為阻窮而西征也巖谷之險何所踰越而不憚煩也集注謂似言鯀事以下文有化為黄能耳據上文浞娶純狐何羿之䠶革則阻窮西征自應屬上文矣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集注曰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亂也與萑同左氏傳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

按國語曰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韋昭曰能似熊上言化為黃熊者此也咸播秬黍蒲雚是營言是時稷方播種咸藝秬黍秬黑黍蓋陸地之所種者而鯀既謫于羽淵居東海之濵則惟蒲雚是營耳禮緯曰鯀妻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帝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胸拆而生禹或當日鯀投羽山脩己從之何由並投于此鯀乃疾病脩獨充盈乎蒲即蒲左

傳澤之雚蒲舟鮫守之

撰體脊鹿何以膺之集注曰舊說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大抵荒誕無据今亦不論

按周書王會解曰區陽以鼈封若彘前後有首山海經曰𪊨𪊨鉅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逢經又曰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郭注曰出狭名國又春秋運斗樞曰象八足陰敖翔注曰象

太陰之物八足是欲行八方之事于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陵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則獸之兩首八足間亦有之盛弘之荆州記曰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後漢書曰雲陽郡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華陽國志曰兩頭鹿出雲陽郡南熊舍山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荼首机音蔡茂机是兩頭鹿名永昌亦有之据此則鹿之兩首八足亦有不盡荒誕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集注曰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

按釋舟陵行王逸注曰鼇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鼇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此說大謬故集注以為未詳論語奡盪舟魏何晏解云孔曰羿有窮之國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古陵陸通用此

問𭛓釋舟陸行何遂能遷移他處𭛓左傳作澆與下文惟澆在户何求于嫂皆澆事也逸注以上文鼇戴山抃解作一事宜其悖矣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集注曰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按竹書紀年夏后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師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取之所謂覆舟斟尋者即是事也王逸注少康滅斟尋氏

奄若覆舟夫滅斟尋者澆也而以為少康謬矣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集注曰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為湯所殛

按汲冡書帝癸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注曰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是桀初得妹喜而嬖之以為元妃後又伐岷山得琬琰而棄有施氏之

女于洛岷山即蒙山其音同也此問桀伐蒙山何遂得二女而妹喜被棄何又肆其情欲爲湯所殛乎舊注以妹喜爲蒙山之女非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集注曰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曰女媧人頭蛇身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怪甚而不足論矣

按三皇本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

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此蓋問女登生子立以為帝誰開道之登係有媧氏女世稱女媧氏人首蛇身一日而七十化誰為制匠而圖其體乎四句蓋一時事也又按玄中記伏羲龍身女媧蛇身亦如世所謂文王虎肩仲尼龜背班超燕頷之類耳以此求之無足怪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集注曰此節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為泰伯虞仲未知是否

按韓詩外傳曰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孔子曰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此云吳獲迄古者古即詩所謂古公亶父言伯仲二人之吳迄獲古公之心也南嶽是止者括地志會稽山一名衡山吳都賦指衡岳以鎮野周時為揚州鎮故亦稱南嶽也得兩男子者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時已君吳乃封其弟仲於故夏墟是為虞仲所謂得兩男子者言武王求其後得此兩人也若以

為泰伯仲雍此兩人逃之荆蠻而又誰得之乎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集注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之美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因以為相此即孟子所辨割烹要湯之説

按竹書曰桀作傾宫飾瑤臺大紀曰桀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爾雅曰象謂之鵠玉謂之雕緣鵠飾玉桀器以象為緣玉為飾非謂尹因緣烹鵠也彼擁嬖后履帝位宴饗如是何遂有謀者起而滅之葢由伊摯

躬耕於莘野而湯往聘之立以為相乃伐桀於鳴條而放之汲冢瑣語曰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臺下所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是也若伊尹先緣鵠飾玉以干湯湯賢而相之則尹日在湯左右又何湯乃降觀始下逢尹乎世稱負鼎俎干湯猶史記稱呂尚以釣魚奸西伯云爾豈真緣鵠飾鼎以干湯乎紂作象箸而箕子嘆豫知必為玉杯尹處士耕於莘野何從而有玉鼎乎若謂必實有鼎鵠之烹始謂之干易曰

曷折足覆公餗亦將果有折足之事乎觀荀九家易震為玉為鵠為玉者主鬯之象為鵠者象謂之鵠以象齒雷則文生故也亦可以玉鵠為烹鵠飾玉乎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集注曰此節未詳諸説亦異補曰言啓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啓反為扈所弊不

可考也

按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妃簡逷生卨卨五世孫冥冥子垓師古曰垓音該是即該也竹書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此承上簡逷在臺玄鳥致貽至于該而能秉卨商之季德以承父冥之臧善所謂厥父是臧也與啓何與洪注以該為啓之譌非胡終弊于有扈弊姦欺也又與敝同蓋與下有扈牧豎為一事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集注曰豎童僕之未冠者舊説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從何而出乎此亦無所据而牧豎之説又與其前相表裏未詳其説

按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上言使有扈之終敝者乃牧夫牛羊之人

如所謂失度者耳下言有扈牧竪者乃童僕未冠之稱亦如楚所謂龍陽君耳中言干協時舞則其弄兵可知也乎脅曼膚則其色美可知也彼不過牧竪之人云何而遭逢至此意其時方溺愛於衽席故啓伐有扈而蜂牀先出耳又按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則有扈之封自以同姓為諸侯逸注云有扈本牧竪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此大謬矣

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禄不但還來集注曰舊説樸大也言湯常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禄惠於百姓也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説者又妄解也

按山海經曰有困民國有人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化出為國名曰揺民又按竹書紀年曰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賔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

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即是事也據此天問僕牛即僕牛也音同字異耳山海經郭注河伯僕牛皆人姓名微殷之賢王假師伐罪河伯不得不助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為搖民國此承前該秉季德言殷侯于亥若能恒秉季德賓於有易而不淫有易又焉得殺之而取僕牛上甲微假師河伯以滅有易河伯哀念有易潛出之國於搖民遂往營班祿食租衣稅不但使之生還也逸注以契為湯文謂湯

能秉持契之末德其陋甚矣又徵在夏為殷侯郭注殷之賢王誤有易取僕牛僕牛地名如文八年取武城昭十年取郠之例郭注人名誤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集注曰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剌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今詳其說上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据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

又無負子肆情之意

按列女傳曰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遇採桑女而戲之女乃歌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大夫乃服而釋之是時居甫使宋逆注以為吳誤也又按昏徵遵迹者昏指昏姻徵無也言昏姻不遵古禮乃淫佚為夷狄行不可以寧其身矣陳女歌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再四以拒之此貞女也何孤負女子之貞妄肆其情欲乎古女子多稱子桓二

十八年左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曰子女也詩之子于歸論語以其子妻之是也逸不解負子之義遂改墓門之女為婦人負子為負其子可笑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誰使挑之集注曰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既拘湯而復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見拘湯以挑之乎

按史記夏本紀曰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

名夏曰鈞臺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太公金匱曰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置之重泉據此則重泉即在夏臺於漢志為潁川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也若左馮翊重泉縣在今西安府華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秦本紀秦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者也安得一之不勝心伐帝言湯原未嘗有勝夏之心而伐帝是誰使桀囚湯而挑之觀竹書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

夏臺是湯原未嘗有勝夏之心也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集注曰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黄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揆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

按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所謂列

擊紂躬也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則是以叔旦為不嘉也定四年左傳所謂管蔡啓商惎間王室也何二叔親自揆發定周之命而又啓武庚與淮夷徐奄之屬以咨嗟而叛周也非叔旦不喜伐商與為咨嗟之謂蓋上言會鼂爭盟此言管蔡流言之事也至直呼文王為昌武王為發則楚之無王久矣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集注曰此四

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令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惟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于滅亡而其為罪果何事耶

按竹書武王十二年王帥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管蔡世家曰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則是監殷者饗于太廟而命之以殷天下之遺民授之而

居是位者將安所設施以報效耶反啓武庚以作亂

叛于成王其罪伊于何底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集注曰昭王

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遂不還也白雉事無所

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

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

按竹書周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

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據此當是厥利維何逢

彼兎雉也汲冢未出世不知有兎雉事遂譌為白雉耳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集注曰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言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為而竺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天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譌耳

按爾雅竺厚也邢昺疏曰竺與篤同此言帝何竺之

者蓋天帝也是時棄之于冰上宜其斃矣天何獨厚之致有鳥以覆翼之若以為帝嚳既已棄之豈能使鳥翼之耶哀十四年公羊傳子曰天祝予注云祝斷也小雅天天是椓注云椓害椓喪與此並無與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集注曰馮引弓持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注以為后稷補以為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

按本紀崇侯虎譖西伯于殷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歸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美女獻之紂乃釋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此言秉弓挾矢有殊能而將之者蓋西伯也其始也譖者切激言之而驚帝崇侯所云不利于帝也何閎夭之徒卒能逢帝之意而以西長命之乎爾雅曰伯長也皇甫謐曰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錫九命為西長文亦為西伯故稱曰長据竹書王季之卒距帝乙元年已四年矣是時汲冢未出故士安亦誤

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集注曰伯昌謂文王為西伯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武王既有天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也

按竹書文丁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既執諸塞庫而季歷以鬰戹死周勢衰微文王

號令於衰微之際卒能嗣父為西長秉政而作牧師焉鄭康成注王制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以天問及汲冢書證之是殷亦稱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者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有國天問所云即指是事尚未及武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集注曰舊注以此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按宣元年左傳曰諸侯伐鄭楚蔿賈救之遇于北林水經注曰春秋遇于伯林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鄭北是伯林地名即北林也古伯與北通史記相如傳廝征北僑索隱曰漢郊祀志作伯僑孔明後出師表幾敗伯山注曰他本作北山是也周書作雒解降辟三叔管叔經而卒前漢志中牟縣有管城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林鄉是叔之雉經在管城之伯林矣阮籍莊論曰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

也此正用管叔雉經之事而注者反以此句為誤蓋人但知有申生雉經而管叔雉經罕有知者王逸注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雉經而自殺此大謬也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者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是也若此者誰實使然蓋天之動威以表周公之德耳

初湯臣摯後兹丞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集注曰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

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按竹書曰沃丁八年祠保衡帝王世紀曰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此蓋問尹官於湯為丞輔矣何其卒也一如官湯之時而又尊以天子之禮樂使食報于宗緒也若以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不待問矣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集注曰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賜以壽考至

八百歲但此本謂上帝已為妄說而舊注以為堯又妄之尤也

按五帝本紀彭祖自堯時舉用未有分職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三曰彭祖索隠曰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為彭祖據此則鏗於堯時未有分職不得為彭國也其封彭當在虞夏之閒古今人表老彭在仲虺之後竹書紀年夏啓十五年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是夏初已有彭國而彭伯名壽不聞為鏗何也又竹書武丁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鄭語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似大彭即是彭祖之國至商已滅而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豈彭鏗以國予壽而自為導引之術以全生耶斟雉之說雖無所考證逸注以帝為帝堯則亦非無所本矣

中央共牧爰何怒蜂蟻微命力何固集注曰此節之義未詳當闕

按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是謂帝車運于中央則中央謂九州之中也天生蒸民使司牧之以九州之中而共一牧何至有大小强弱怨而相攻者哉無謂大者强者為可慮而弱者小者為可忽也左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螘穴而壞蜂蟻微命力亦何嘗不固哉抱樸子曰螘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御役亦由是耳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集注曰此下皆不

可曉今闕其義

按竹書成王元年周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天大雷電以風王迎周公于郊葢是時周公東征已三年矣其歸也雖屬遲暮而天乃以雷電表其誠歸何憂哉顧後世人臣被讒居外天即動之以威嚴而視天懵懵者多忽而不奉則上帝又復何所求也令我未得歸而伏處於巖穴固何足云乃懷王十七年秦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二十八年秦齊韓魏

共攻楚殺楚將唐昧二十九年秦復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鈌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襄王元年秦發兵攻楚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荆楚之有勲舊者類皆以身徇師矣所餘者特持禄養交之臣耳楚地日削勢日微其又何以久長乎故其下曰伏匿巖穴爰何云荆勲徇師夫何長徇師者國殤所謂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者也林希仲本以徇師為作師誤

悟過更改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集注曰吳光即闔閭也

按史記伍子胥傳吳公子光令專諸刺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閭闔閭立三年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與潛六年大破楚軍取居巢九年與唐蔡伐楚吳王之弟夫槩擊楚將子常吳乘勝而前五戰至郢所謂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此承上楚勲徇師焉能久長若悔悟自新更置賢臣良將以庶幾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則我亦可以無言不然吳光入郢久有勝余之事矣不可以鑑前車之覆乎

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集注曰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

按此承上文吳光勝楚而言定四年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預注曰以尊卑班次處王宮室史記伍胥傳

吳入郢昭王走鄖伍子胥求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所謂環閭穿社以及丘陵者此也鄖即䢵伯比滛䢵子之女生令尹子文處也子文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國難見莊公三十年傳師師伐隨取成而還見僖公二十年傳令令尹則子蘭耳懷王死于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弟子蘭為令尹楚人咎子蘭勸懷王入秦不返以視子文之為令尹何如哉今舉國無可與言庶幾負石自沉與未成君而死者

如堵敖之流而告之以不長也何敢有議上自許而欲使忠名之彌顯哉

管城碩記卷十六

管城碩記卷十七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楚辭集注四

涉江曰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集注曰接輿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

按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言楚狂接孔子之輿而歌耳故下直曰孔子下不曰下輿以前有輿字故也後因號為狂接輿接輿猶荷蕢非楚狂字也葢是

時楚狂趨避烏知其字哉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方城楚辭曰接輿髡首葢皆以是為號耳列仙傳曰接輿名陸通楚人嵇康書曰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杜甫詩接輿還入楚王粲不登樓直以接輿為字矣又論語子桑伯子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邢昺曰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恐非集注以楚辭桑扈臝行即此伯子也家語伯子不衣冠而處即此臝行之證也良是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集注曰露申未詳

按爾雅木自獘柛邢昺曰自獘踣者名柛申疑即柛露申謂露處而自柛之辛夷死于林薄者也

哀郢曰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集注曰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

按春秋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杜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水經注曰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

丹陽徙此楚人謂之郢都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孔
仲達曰世謂之南郢也亦曰紀郢楚雖都郢未有城
郭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鬬克公子爕因城郢爲亂
事未得訖襄公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將死遺言
謂子庚必城郢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事在楚
平王十一年也定四年吳人入郢昭王奔隨明年吳
師歸楚復入郢又明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
徙都鄀左傳令尹子西遷郢于鄀林氏曰改鄀爲郢

故曰遷郢于都世謂之北郢亦曰若郢予惠王徙鄀

命曰鄀郢水經注滄浪之水纒絡鄀郢地連紀郢咸

楚都矣哀郢之所謂郢都不知其何所指楚記曰楚

郢都南面舊有二門一曰修門一曰龍門東面亦有

二門其下曰顧龍門而不見孰兩東門之可蕪哀故

都之日遠此集注據以為紀郢也

凌陽侯之氾濫兮集注曰陽侯陽國之侯也溺死於水

其神能為大波

按陶潛羣輔錄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陽侯主水故後世謂陽侯為水神至溺死能為大波之説雖見淮南子覽冥訓注未足据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集注曰陵陽未詳按相如大人賦曰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列仙傳曰子明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此言已南渡大江無白龍

之迎則陵陽其焉至涉江曰迷不知其所如此云焉
如意同也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集注曰夏大屋
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言懐王曾不知都邑宮
殿夏屋當為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
者豈可使之至于蕪廢耶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
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
按屈原傳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疏不復在

位其後秦昭王欲與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
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因留懷王徐廣曰
三十年入秦是原當懷王之時不過見疏而已未嘗
遷于江南也既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哀郢曰森南
渡之焉如亂曰非吾罪而棄逐兮則此益作於襄王
之時集注以為言懷王疑時事有未合也
憯慍惀之脩美兮集注曰慍心所緼積也思求曉知謂

之惀

按戴侗六書故曰惀忠悃之意又唐書徐有功傳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惀以報舊德推當日以惀命名之意自以忠悃為是

抽思曰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集注曰軫石未詳超回隱進亦不可曉

按二十八宿山經曰翼山軫山相連在楚荆門山中央齊伯曰軫者生於蒙山長為楚國一統志蒙山在

荆門州西又州南五里有荆門山是星家以蒙山爲軫山軫石巖嵬嶫言世路之崎嶇於所願爲蹇難也超回隱進或超而前或回而返皆先以志揆度之有所行則隱占其吉凶而後進也爾雅釋言曰隱占也郭注曰隱度疏曰占者視兆以知吉凶必先隱度故曰隱占也

懷沙曰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集注曰迪史作由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未詳

按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閒相正謂之由迪本迪本正也史作本由義同也此言其初志本正後乃變易其初志是乃君子所鄙也

思美人曰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集注曰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

按後漢志曰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孔氏詩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賈公彦周禮疏曰次十二次也左傳鄭裨竈曰歲不及此次也巳皆是類也此承

上造父操駕遷移逡次而勿驅蓋假日以須旹非止逡巡之謂也

惜往日曰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集注曰澂音澄清澂猶審察也

按易損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懲古文作徵鄭玄劉瓛云懲清也是清澂當讀為清懲也與沔水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同一意也

悲回風曰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黄棘之枉策集注曰黄

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注以為顧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黄棘之刺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是也

按山海經曰苦山有木曰黄棘黄花而葉員其實如蘭服之不字是亦木之貞潔者言施此木以為策迂枉於道路求介子伯夷之故迹也

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集注曰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

按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不救溺人可乎申徒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韋昭曰六國時人由此觀之莊周之言未得其實也

遠遊曰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集注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

按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葢良所學者辟穀以赤松子輿不食五穀故願與之從遊耳古有兩赤松世多以良所願者為能入火自燒之赤松失其旨矣

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集注曰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葢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

按魏伯陽參同契曰陽神日魂隂神月魄朱子語錄曰日為魂月為魄其說葢本於此又曰老子所謂載營魄如車載人之載月載日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皆見於語錄者也今楚辭集注載猶加也則又與車

載之義似相矛盾又按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吕吉甫注曰載者終而復始之謂營者環而無隙之謂揚子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載對終言則亦終而復始之意也楚辭載營魄營者陽氣之迴旋魄者陰氣之迫著人之初生即具有陰陽之氣初非有待於加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若謂載營魄載猶加也如日光之加月質山海經漆吳之山處于東海其光載出載入

亦可以爲加出加入乎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宫兮造

旬始而觀清都集注曰太微宫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

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

以爲帝之所居也

按石氏星經曰太微十星在翼軫北瞿曇悉達曰司

馬遷天官書班固天文志並匡衛十二星驗圖簿及

所見星位止十星未詳其旨据漢書曰南執法四星

是多二星又春秋合誠圖曰太微主法式陳星十二以備武患則亦十二星也今西儒星圖太微垣西藩第三一星為西次將外增一星東藩第三一星為東次將外增二星則又十三星矣重陽者以乾卦六畫皆陽故謂之重陽也唐天文志曰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孔穎達左傳疏曰四月建巳六陰盡消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是也非泛指天有九重為重陽也召豐隆

使先導者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則是建辰之月也太微位於巳故召使先導之也帝宮即太微之宮郗萌曰太微之宮太一之廷上帝之治五帝之座也旬始星名河圖曰鎮星之精散為旬始黄帝占曰旬始出見北斗天子壽王者有福所謂造旬始而觀清都葢太清之所都也

張咸池奏承雲兮集注曰咸池堯樂承雲黄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

按竹書紀年帝顓頊高陽氏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吕覽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曰承雲

二女御九韶歌集注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九韶

已見騷經

按宋沈括曰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

稱二女則以二女為娥皇女英非也山海經曰舜妻

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

方百里一曰癸比氏娃纂曰癸比舜之第三妃也郭

璞曰宵明燭光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則此所云二女者舜第三妃之二女江淹遂古篇帝之二女遊沅湘兮宵明燭光何焜煌兮二女御而九韶歌宜即此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絶垠乎寒門集注曰絶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

按漢郊祀志黄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黄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

口仲山之谷口也吕仲山之北寒凉故謂此谷為寒門也

九辯曰願寄言於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集注曰寄言欲附此言以諫誨其君也流星既不可值則卒為廱蔽而不可解矣

按爾雅曰奔星為彴約邢昺曰即流星也荆州占曰流星大如桃者為使事也司馬彪天文志曰流星者貴使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此言欲寄言於使

臣以諫君無棄倏忽而不可值也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端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集注曰帝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字也端人謂屈原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所在求而與之使反其身也

按海內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曰為距却死氣求更生周禮簭人掌九簭之名五曰巫易

易即陽古今字也葢巫陽乃主筮之一官代守其職非女巫字陽者也

巫陽對曰掌寥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集注曰此一節巫陽對語不可曉恐有脫誤然其大意以謂帝命有不可從者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其離散之遠而或後之以至徂謝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按寥當作寢說文楚人謂寐曰寢讀衣倨切於去聲

巫陽之意以人之死猶寤也其修短之數有掌之者雖上帝有筮予之命難從矣若必然欲筮予之則不宜後恐後之而神氣凋謝不能復禮雜記曰諸侯行死於館則復如於其國注曰復招魂復魄也檀弓疏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此葢言魂魄離散久則徂落衰謝不能如始死之時以衣招魂而復之至是始用巫陽焉則無及矣意或然也

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集注曰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贏蜯得人肉則用以祭

按唐書驃國傳曰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隋書真臘國傳曰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禱祀又女國傳曰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皆可見王之言信而有徵云

五穀不生蔽菅是食此集注曰菅茅屬言其地不生五

穀其人但食此菅草也

按魏書吐谷渾傳北有乙佛勿敵國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唐書拂菻傳自拂菻西南行二千里有國曰磨隣曰老勃薩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南史扶桑國傳扶桑東千里有女國食鹹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一統志瀚海在火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宋史云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

以食皆此類也

層冰峨峨飛雪千里些集注曰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時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

按坤輿圖說北海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舶為冰海所阻直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海中冰塊為風擊堆疊成山舶觸之定為虀粉此所謂層冰峨峨者也唐書康國傳有碎葉者西南直葱嶺贏二千里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此所謂飛雪千

里者也

九侯淑女多迅衆些集注曰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憙淫者也迅衆未詳

按爾雅曰振迅也郭璞曰振者奮迅言雖九侯之好女亦多奮迅於衆人之中以自脩飾也殷本紀曰九侯女不憙淫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今案玉所稱九侯淑女則是廣注誤也

稻粢穱麥挐黄粱些集傳曰穱擇也穱麥稻處種麥擇

取其先熟者也

按張衡南都賦曰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則是稌稻也

而熟於冬穱麥也而熟於夏不當訓穱為擇

大苦鹹甘辛酸行些集注曰大苦豉也鹹鹽也酸酢也

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

按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季夏中央其味甘秋其

味辛冬其味鹹內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鹹調以滑甘注曰多其時味以養氣此所云苦甘

鹹辛酸者概舉五味之和而言不必專指一物也又按釋名曰豉嗜也調五味可甘嗜也不得以大苦名之

吳歈蔡謳奏大呂些集注曰大呂律名

按史記平原君傳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樂毅傳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以兩說證之此所云大呂者葢所鑄之鐘聲應大呂之律因以為名襄十九年傳季武

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昭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皆鍾名也又周禮大司樂曰奏黄鍾歌大吕若大吕律名不得以爲奏矣况律有十二何當獨奏大吕耶

路貫盧江兮左長薄集注曰貫穿過也盧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也

按水經匯水出桂陽縣盧聚酈注曰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

之匯水又深水注曰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
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又按
隋書地理志桂陽縣有盧水即楚辭所謂盧江者也
一統志盧溪在辰州府盧溪縣西二百五十里唐志
謂武德四年割沅陵置盧溪縣則又與桂陽盧溪相
去絶遠讀者不可不知也又長薄乃江邉長岸草木
交錯處非地名也陸機詩按轡遵長薄王維詩清川
帶長薄則長薄不得専以一地名之

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集注曰夢澤名楚有雲夢澤跨江兩岸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憚懼也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

按埤雅曰犀形似水牛黑色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亦有一角者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則兕不盡一角也呂氏春秋曰楚莊王

獵于雲夢射隨兕而獲之劉向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于夢也玉所言葢指此也

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集注曰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

按大荒北經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吳志伊山海經廣注曰燭或作逴楚辭大招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陸時雍注云逴龍當是燭龍又按此言赩只者以燭龍身赤故

也非赤色無草木之謂

醢豚苦狗膾苴蓴只集注曰苦以膽和醬也世所謂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蘘荷

按特牲饋食禮鉶芼用苦鄭注曰苦苦荼內則濡豚包苦孔疏曰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注曰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苦狗乃包苦用苦之類非謂以膽和醬也又逸注曰苴蓴蘘荷也蓴音博史記相如遊獵賦諸蔗猼且闞駰曰猼且

蘘荷與逸注同傳且漢書作巴且文頴曰巴蕉芭蕁音近則以為巴蕉是也陸佃埤雅曰蕉不落葉一葉舒則一葉焦故謂之蕉崔豹古今注曰蘘荷似巴蕉而白色其子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此苴蕁與蘘荷別者也又按相如賦既有諸蔗傳且又有茈薑蘘荷若使傳且即蘘荷當時作此賦上獻天子豈應兩用之乎

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集注曰酸蒿蔞一作酥醬酳醬音

模酳音途

按白虎通榆莢醬曰醆醆音末蝨即酥也説文䤈酳榆醬也䤈音茂酳音豆崔寔四民月令音牟偷釋名酳投也味相投也据此酳音途疑有譌也

炙鴿烝凫䲷鶉㪉只集注曰䲷鷂也鶉鴽也

按内則曰鶉羹雞羹鴽釀之蓼孔氏疏曰謂用鶉用雞爲羹鴽者唯蒸煮之而已不以爲羹爾雅曰鴽鴾母又曰鶕鶉其雄䳮牝痺邢昺疏曰鴽田鼠所化者

鶉蝦蟇所化者也淮南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化為鶉鶉鴽非一種也

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集注曰鰿小魚也遽爽存未詳

按易井谷射鮒廣雅曰鮒一名鰿今之鯽也遽疑即𦡵山海經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郭注曰即豚字是遽即𦡵與腒通周禮庖人注腒乾雉也左傳五鳩有爽鳩則遽爽葢爽鳩之乾者煎鯽臛雀而遽爽不敗并有可存義或然也

伏羲駕辯楚勞商只集注曰伏羲之駕辯楚之勞商疑皆古曲名而未有考

按王逸注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宜即此也纂注曰駕辯凌出其上而辯也失其旨矣又招魂宫庭震驚發激楚些後漢邉讓傳揚激楚之清宫注激楚曲名楚勞商謂激楚之含商者勞謂屬和而助之也與大雅神所勞矣義同

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集注曰曼衍也鷫鷞長頸綠身似

鴈

按淮南子曰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鷫鷞馬融曰其羽如紈高首而修頸洪興祖楚辭補注曰長頸綠身其形似鴈是也又一曰鳳凰別名非也唐書拂林國傳曰王坐金蘤榻側有鳥如鵞綠毛上食有毒輒鳴其殆鷫鷞乎世以鷫鷞為西方神鳥葢有由矣

直贏在位近禹麾只集注曰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

禹麾未詳

按國語曰嬴伯翳之後也秦本紀曰大費與禹平水土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賛禹功其賜爾皂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游音旒謂皂色旌旆之旒又禮大傳殊徽號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疏曰殊別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是禹之旌旗名麾色尚黑也嬴與嬴同直嬴謂臯陶伯益劉向列女傳臯子五歲而賛禹注

曰臯陶之子伯益也此言直鸁在位而賛禹舜賜以

皂游黑色與禹麾爲近也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集注曰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

言白質赤質之類也

按儀禮郊社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

質又小雅賔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正義

曰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

曰正四寸曰質是質在正之中也

惜誓曰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集注曰淮南云前朱雀後玄武注云張為朱雀沈存中云朱雀不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止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無尾故以翼為尾云

按師曠禽經曰赤鳳謂之鶉鶡冠子曰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安成王教曰鶉火之禽不匿景於丹山崔

豹古今注曰禮記行前朱鳥鸞也山海經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鶉卵又曰崑崙之丘有鳥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黄帝占曰張天府也朱鳥嗉也主天王宫内衣服玄覽曰鳳赤曰鶉三輔黄圖曰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漢書莽使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唐書渤海傳渤海言義立改年朱雀魏伯陽參同契曰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其必非鶉鷂明矣集注鶉無尾以翼為

尾哀時命篇爲鳳凰作鶉籠兮集注又以鶉爲鳥之小而無尾者直以爲鶉鶉矣夫鶉鶉而爲朱鳥豈可以爲四靈之一乎

哀時命曰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集注曰務光古清白之士也言不見從自投深淵而死不爲讒佞所壓汚也

按莊子讓王篇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頴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廬水

史記伯夷列傳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索隱曰夏時有卞隨務光殷
湯讓之天下竝不受而逃葢光之自沉以讓天下為
汚已非為言不見從自投深淵不為讒佞所塵汚也

管城碩記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施銑

管城碩記卷十八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史類一

史高祖功臣侯表甘泉侯劉賈曾孫侯嫖索隱曰嫖匹妙反漢表作嬹音火孕反說文嬹悅也

按嫖字古文作嬹標亦作㯦嬹蓋為嬹之訛耳當從史記為是索隱注引漢表作嬹音火孕反非又嫖當音匹遥反作去聲非

建元已來王子侯表祠侯買以城陽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侯索隱曰表作祠音俱在東海漢志作枸音茍在扶風與祠别

按今本表皆作枸音茍無有作祠音俱者祠在東海祠即朐葢東海朐縣也今字書祠無平音非也

高祖功臣侯表蒯成侯國三蒼云蒯鄉在城父梅誕生云蒯俗作國名讀烹上聲國名宜从邑从刀誤

按穆傳有鄘伯絮說文扶風有鄘鄉此國名鄘字从

邑者也史表蒯成侯索隠蒯苦壊反一音裴此國名
蒯字从刀者也据漢表蒯成制侯周緤即史記蒯成
侯也師古音培又普肯反集韻鄘作蒯是鄘蒯本一
字也

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
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隠曰按左傳為
魯齊晉吳越也
按蘇氏古史考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

吳彊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在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葢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史記曰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

故云然

按史公齊世家云子我夕聞逵云即監止也及按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又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夫監止子我本一人也而誤為兩人則子我之誤為宰我者當必以宰予闞止並字子我乃致斯誤揚用脩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

於庭遂弒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我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證不然幾厚誣賢者

前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爰作洪範五行傳蘇氏洵曰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强為之説

按前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當時五行休咎之説學者靡然宗之矣據公孫

弘傳贊曰孝宣承統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至成帝初河平三年見王氏權位太盛始作洪範五行傳因事納忠譏切時政而夏侯於宣帝時已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是洪範五行之說前此已有而以福極分配者乃始於劉向耳瓊山丘氏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說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著於劉向此書研北雜錄曰劉向洪範五行傳之

作借經文以規切時事其不能一一與聖經比附無怪其然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引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按史儒林傳後云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賈誼傳云孫賈嘉好學此皆非太史公之本文乃褚少孫所補也班固目錄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

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揚終傳肅宗時受詔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無怪乎史記所錄往往有少孫已後事也

史記李斯傳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也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

按山海經有視肉𪧐交郭璞圖賛曰視肉有眼而無腸胃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

囊則視肉自是一物此言貧賤而不為計者如就禽之鹿視肉之類雖人面而能强行烏能免於貧賤哉非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謂

後漢劉茂傳賊執劉戎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叩頭求哀注曰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輔所忠之子

按史記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平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司馬相如傳帝欲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石慶傳欲請治近臣

所忠風俗通云漢有諫議大夫所忠氏是所忠乃西漢武帝時人也與後漢所輔相去絶遠何得以輔為忠子子字誤當是所忠之後唐書髙麗傳大酋所夫孫拒戰則亦有所姓也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所俠也注云俠名也所其氏是所得姓之由也姚察不知乃以所忠為所患謬矣

漢昌邑王傳取卒迾宫清中備盗賊李奇曰迾遮也

按馬融圍棊賦緣邉遮迾顔延之赭白馬賦進迫遮

迾鮑宣傳男女遮迣晉灼曰迣古列字迣與迾皆即列也遮乃訓攔漢高紀董公遮說是也漢齊王融詩霜琯迾遥洲梁元帝牛渚磯碑丹鳳為㕓紫柱成迾皆即列也豈可以迾為遮乎南齊書佞幸傳後史臣云遮迾清道遮迾字本可通用非專指車駕清道言也古今通韻曰迾遮也一曰車駕清道是又以李奇注而誤矣

魏堯暄傳暄字辟邪本名鍾葵胡元瑞曰辟邪於葵義

了不相涉鮮不以終葵之謕
按杜佑通典虢州嵗貢終葵石硯二十枚蘇易簡文
房四譜虢州嵗貢鍾馗硯二十枚史記吳掀楚鍾離
世本作終犁古鍾終馗葵通用終葵即鍾馗也又後
漢有李鍾馗北史官者傳有宮鍾馗字皆作馗魏書
于勁字鍾葵太尉掀之子又魏中山公李先先子冏
冏子鍾葵襲爵降爲子北史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
賜名白澤隋書李景傳漢王諒嵐州刺史喬鍾葵攻

景字皆作𤇾

通鑑有星孛於北斗史炤釋文彗星謂之孛胡身之曰彗自是彗孛自是孛孛之災甚於彗

按爾雅彗星為欃搶注曰彗亦謂之孛言其星孛孛如埽彗左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楚辭遠遊云擥彗星以為旍王逸注引援孛光以翳身也漢五行志有星孛入於北斗星傳彗星入北斗成帝建始元年有星孛入於營室劉向

谷永以為彗星加之董仲舒王道篇有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彗星謂之孛熖說正未為非

說苑曰公子光使專諸刺王僚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同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不取國為義

按唐文粹獨孤論札曰季子三以吴國讓春秋襃之愚竊謂其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

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

蜀書彭羕傳羕在獄與諸葛亮書曰僕得遭風雲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云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

按穀梁傳曰召伯周之分子也范甯曰周之分子謂周之别子孫也羕蓋言劉主蓄已之厚不啻如支庶子孫亦如文王於召伯恩同分子故其書後語曰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分子二字

本此

後漢初平十七年董昭勸曹操加九錫荀彧仰藥而卒

蘇東坡曰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清似伯夷

按東坡寓惠集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葢亦悔其前說之過矣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得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曹操征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忽一物如狸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

按逸周書渠搜獻鼩犬鼩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氏彙苑獸有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有大犬之形渾身似玳瑁斑貓兩耳尖黑純不惡若獅豹猛獸見他即伏於地乃獸之王也魏武白狼山所見宜即此也當時欲神其事故不致詳耳

魏志注曰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

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及明帝立詔以先帝典論刋石於廟門之外至景初三年西域獻火浣布於是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按逸周書曰火浣布必投諸火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焉火中有鼠色白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金樓子曰舜時羽民獻火浣之布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

戎獻火浣之布傅子曰長老説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佯爭酒失杯而汚之冀偽怒解衣燒之粲然潔白後漢書西南夷傳賓㡽火毛毲積於内府此皆在魏文前者乃著之典論以明為不然之事抑何輕於立論也又按晉書張駿傳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苻堅傳天竺獻火浣布束晳發蒙記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殷臣奇布賦牙蒙炭中頴發爐隅橥因焰潔翹與炎敷焱榮華

實焚灼㝵珠庾闡揚都賦火布濯𡺚於炎燚梁劉孝威啟火布焚而無汚王褒詩單衣火浣布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單衣鼠毛織寶劍羊頭銷王貞白寄鄭谷詩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此又因史傳所載而用其事不必盡有所見也

沈約宋書云篪暴新所作不知何代人

按毛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仲氏吹篪鄭氏謂相應和如壎篪以言宜相親愛也世遂以為作誤矣

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宋衷注云平王時諸侯沈以篪為暴公作尤誤又按毛詩序上帝板板凡伯刺厲王也詩已有天之牖民如壎如篪之句厲王在平王之前尚隔宣幽二王安得謂平時諸侯方作壎篪此又宋衷之謬矣据周禮笙師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通歷云帝嚳造塤王嘉云庖犧灼土為壎則不始二公明矣

南齊書倖臣傳紀僧真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

按白澤圖曰故澤之精名冕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僧眞母家中五色兩頭蛇疑即此也

後魏書馮熙傳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致頽落

按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陳大昌演繁露曰刻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蓋以字凡三體

故謂之三字石經越二年改元光和始置鴻都門學舊有云石經在鴻都門學者妄也又衛恒撰四體書勢其叙古文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序篆書曰漢末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隷蟲篆許氏字指是也晉記載石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北齊書文宣帝紀詔

曰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後魏書明元帝紀泰常八年夏四月幸成臯城觀虎牢遂至洛陽觀石經楊龍驤洛陽記曰朱超石與兄書石經文都相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騎羅相接此皆為漢之石經据謝承後漢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置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故得以久存而不散也至魏馮熙常伯夫相繼廢毀不深可惜哉元吳萊集有答陳彦理以漢

石經見遺詩横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又有䂓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木本詩陽冰石經欲驚乳楚金蠲匾猶踏蹈葢唐李陽冰願刻石書六經雖未見施行而石經字法間行於世故萊詩云爾又按南齊書魏虜傳曰城西三里刻石冩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水經注曰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此魏石經也

隋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綱目書獻策不報史斷曰使通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没其身何不可而必欲鼓瑟齊門自取絀辱直書獻策不報益亦可愧之甚矣

按通教授河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然則獻策者用世之志素勸之仕不仕者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也程

子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如世所稱禮論樂論續詩續書元經賛易未及行者皆附會成書者也明道又曰其中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如通鑑所載賈瓊問息謗仲淹曰無辯問止怨仲淹曰不爭仲淹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囮去媒讒佞遠矣當干戈雲擾之際身隱河汾致足樂也乃自擬為孔子

後人亦遂奉之爲大儒侑食廟庭非質也又阮逸中說序曰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太宗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孫之家代莫得聞焉

唐書竇參傳帝欲殺參陸贄雖怨參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後竟賜死於邕州人皆謂陸贄譖之温公通鑑謂贄無報參之心

按李肇國史補曰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宫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又按吳通元傳曰贄自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前欲斥遠之則當日報叅之心或亦有不免乎

石林燕語曰唐王起對武宗曰起所不識者惟薊(上卤下冏)二字

按穆天子傳造父為御𠥓𠥓為右列子造父為御𠥓𠥓為右則王起所不識者葢指列子而言也然此字譌舛相仍從來不一范攄雲溪友議作𧰼冏王元美集作𧰼𩚵王應麟作𠥓𠥓音泰丙亦因淮南子鉗且泰丙之御而意釋之屠緯真序文唐辨𠥓𧰼止存王起則又本友議而倒用之皆未能有畫一者據唐書本傳起嗜學非寢食不輟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牓子附使

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今所言不識裔冑二字不見於本傳當是寫宣中語也

唐藝文志姫威註渾輿經一卷

按魏志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姫威所注宜即此也姫威當是人姓名山海經黄姫之尸吴姫天門日月所入姫字屢見而今字書無姫字何耶

藝文志李氏三傳同異例十三卷開元中左威衛錄事

叅軍失名

按唐宰相世系表惟李充爲左威衛録事叅軍則此當是充作也

呉曽漫録曰今人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牋表此語自古而然

按西京雜記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恠而問之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則客作名起於漢不始南北朝也

韻府羣玉歷代琴制云唐太宗增九絃

按宋史祥符五年龍圖學士陳彭年奉詔編錄太宗

御集四十卷九絃琴譜二十卷請付中書門下詳校

從之六年詔太宗聖製曲名並九絃琴譜字變絃法

付經史舘及太樂局則增琴九絃者乃宋太宗也沈

括筆談曰太宗令待詔宋裔增琴為九絃待詔朱文

濟不可上怒斥之遂增琴絃曰遶梁是也又按琴書

曰琴本七絃後漢蔡邕又加二絃以象九星在人法

九竅則九紘不始宋太宗矣

唐天佑二年朱全忠表請遷都帝發長安道中顧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注紇干山即紇真山也在大同府城東北

按西秦乞伏國仁其先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殺馬祭之俄不見一小兒在焉部有老父請養為子自以有所憑依字之曰紇干紇干者華言有所依倚也此葢言依倚山頭凍死雀何

不飛去以求生非專指紇真山也後魏官氏志有紇

干氏其不為紇真明矣

義山為河南盧尹請上尊號表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

清之號注引汲冡周書曰道天莫如無極

按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

左右街道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薟道書

有云上上清玉晨道君居之所謂上清之號者指此闕

令內傳云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所謂無極之年者

指此王應麟玉海曰道家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上皇無極永壽之號事不經見云

山海經軒丘鳳卵民食之郭璞注曰言滋味無所不有按夏小正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山海經曰鼓鐙之山有草焉名曰榮草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又曰軒丘鳳卵民食之此葢紀當時食卵之事非謂滋味無所不有也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

焉止於丹山抱樸子曰夏后時始食卵謂此也

漢書東方朔傳後臣泌曰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注洒音信又音山豉反今校定此注合云洒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葢傳寫脱誤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按郊祀歌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洒音灑又音山豉反以兩處証之則山豉反非誤也又史周本紀引穆王𦗩命其罰倍灑索隱曰灑音戾白居易半

開花詩西日馮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陸氏粲曰殺當讀如灑今字書皆無此音

程子曰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按弘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則又何嘗不對所

由也又按儒林傳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轅固諸儒多嫉毀曰固老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師古曰仄目而事言深憚之此弘初徵時固見其謹慎事己因以勉之非有所指而云也世遂以弘為曲學阿世謬矣史記平津傳是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弘數諫以為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游俠傳軹有儒生非郭解解客殺之弘謂解雖不知此

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安城劉氏謂其得大臣之體

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所得俸禄以待奉之則又為相者所罕有矣卜式傳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其後以坐酎金失侯者百有六人是皆式為厲階也向使弘所言得行寧有是乎時汲黯以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史記謂黯褊心

不能無少望理或然也其後元始中修功臣後詔曰弘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篤下率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是真平情之論也乃世多以誅主父偃為弘罪夫偃至齊刼齊王殺之至燕陷燕王殺之其誅之宜矣豈為過哉桓寬曰當公孫弘之時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宋儒以姦人目

之黃東發以公孫之布被比之王莽之謙恭豈篤論乎

尹遂昌曰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肆譏評不攻自破矣

按後魏書李苗傳苗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嘆息謂亮無奇計又毛脩之傳崔浩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脩之曰

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為過美之譽非挾恨之矣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邉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欲以邉夷之衆

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

胡致堂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

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抑退漢之昭烈亦獨何哉

按始皇本紀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又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生子政徐廣曰期十二月也夫知其有身則已非一月矣而又十二月而生安見其必為呂氏子耶太史公本紀直書為莊襄王子司馬氏仍系諸秦正非為無見也

後魏書僭晉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瑯邪武王伷伷生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為覲子

按晉書元帝紀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宣帝深忌

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馬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據此則又非牛金也又唐書元澹傳云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澹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又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犍孫珪大會牛川即代王位改稱魏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即皇帝位徙都平城則是珪

會牛川踐帝位牛繼馬後之象謂此耳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定行次為水德李元等以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於和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議者以晉承魏為金於是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歷考諸說則當以元魏繼晉為牛繼馬文中子作元經以魏為正統是也又晉元夏侯太妃傳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石圖可信而讖獨不可信耶晉將牛金之說

穢史之誣妄無足據也

潘陽節曰帝在房州萬古開羣蒙也注曰朱子作綱目不書中宗為王每年之首書帝在房州人皆不識故云萬古開羣蒙也

按唐書沈既濟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

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朱子書法葢本於此

倪文正公題元祐黨人碑云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按宋史是時呂公著獨當國諸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

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為首荆溪吳氏曰黄山谷稱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灝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又陳叔峰見倪公題碑曰先生不更加詳審槩以為黨人也而賢之嘗考黨人之内如吕公著韓維初為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黄履訐垂簾之事孽吕大

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棄祖

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

擢第一若此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果賢耶否耶

潘陽節曰揚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注曰雄自漢成

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黄門歷成哀平三世不遷官

王莽簒位轉為大夫稱莽功德比伊周作劇秦美新之

文

按班固謂莽簒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雄復不俟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則知轉為
大夫者以久次得非以劇秦美新而得也王荆公曰
子雲之劇秦美新蓋後人誣筆洪容齋曰雄親蹈王
莽之變退托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
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
也夫述誦新莽之德止能善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
矣又按後漢書桓譚傳曰譚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
排抵當莽居攝簒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又譚於世祖時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章懷注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又雄本傳曰劉歆子棻嘗從雄作奇字棻復獻符命莽投之四裔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假令雄劇秦美新則譚亦必非毀之而乃見其太玄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假令雄偽作符命則莽亦必并投之而乃

曰雄素不與事則夫僞作符命劇秦美新者豈非皆後人之誣筆哉

班固揚雄傳賛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按雄本傳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則太玄非擬易可知也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葢疾莽而作也此言得之矣又

雄本傳曰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此葢因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因想象論語之訓而取其法言二字以名其所譔之書何晏集解曰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是也豈自以法言比論語哉後世以揚雄擬經求合罪其僭越實由於班固之誤說也

漢志日南郡有比景縣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

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淮南時則訓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高誘曰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故曰北戶張衡應閒曰日南則景北南越志曰日南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則漢志比景疑是北景之譌又按南史林邑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其國俗居處爲閤名曰干

蘭門戶皆北向水經注曰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梁書林邑傳曰區粟者林邑北界城名也杜佑通典曰赤土國隋時通焉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唐書南蠻傳訶陵國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室利佛誓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五寸則比景疑當爲北景矣而獻

騆讀比為庇以為景在巳下為身所比也據通典所謂冬至之日景直在下北景比景皆可通也又林邑記曰度庇景至朱吾比亦作庇是其證也

管城碩記卷十八